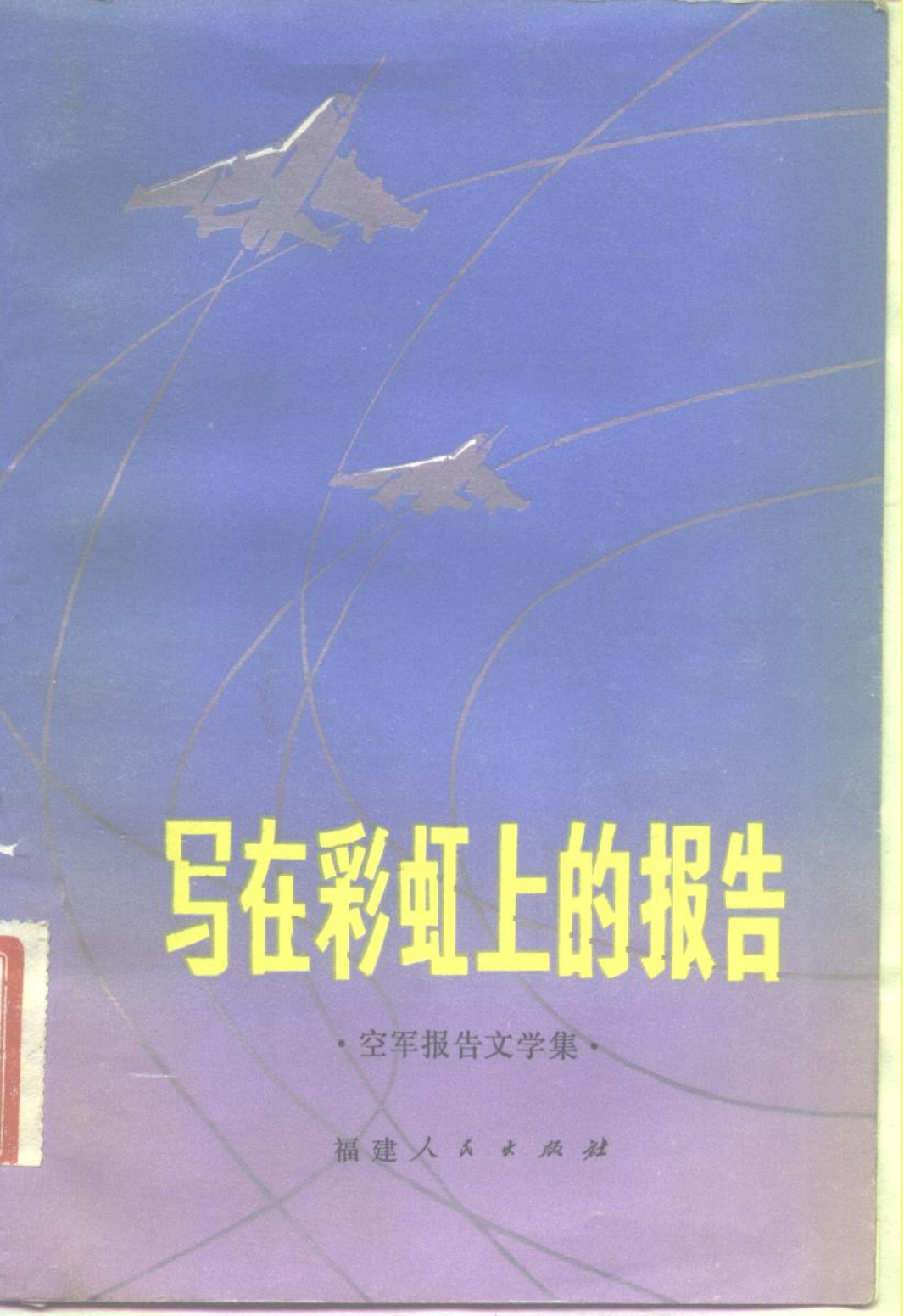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deep blue gradient. Two fighter jets are depicted in flight, one in the upper left and one in the center, both angled towards the right. Several thin, light-colored curved lines sweep across the sky, suggesting flight paths or radar tracks. The title is printed in large, bold, yellow characters.

写在彩虹上的报告

· 空军报告文学集 ·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125/52



写在彩虹上的报告

空军政治部文化部 编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·福州

写在彩虹上的报告

空军政治部文化部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7.875印张 2插页 188千字

1983年5月第1版

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9,420

书号: 10173·442 定价: 0.82元

目 录

杜凤瑞的战友们·····	郑训成 (1)
拂晓起飞·····	韩静霆 (15)
鹰恋长天·····	王苏红 王玉彬 (33)
月儿圆圆·····	李 琦 (46)
起飞,在满天星光的时刻·····	许 晨 高炜宾 (62)
从马背跃上云端·····	邓绪东 杨毅波 (72)
“南温河的桥上桥”·····	褚嘉骅 (81)
他和“特别连队”·····	马国昌 张嵩山 (86)
云海风帆·····	郭兵艺 (99)
导弹营的年轻人·····	李 琦 (108)
强者,在人生的征途上·····	克 岩 (120)
向上的路·····	李朝杰 (132)
闪亮,闪亮,一颗钉·····	张 朴 (141)
风雪唐古拉·····	邓绪东 刘绍南 戴惠安 (153)
“我是北京·····”·····	柴 英 (159)
北方的那颗五角星啊·····	高润祥 (170)
天有一双手·····	窦志先 (177)
青萍之末·····	李万启 (198)
追求·····	金为华 张嵩山 陈永先 (207)
鹰的母亲·····	李铭征 (218)
爱的心曲·····	窦志先 (228)
帕米尔的有情人·····	易俭如 孙茂庆 张 巍 (240)
编后记·····	(249)

杜凤瑞的战友们

郑 训 成

杜凤瑞——英雄的名字！

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福建前线的空战中，他一举击落敌机两架，把一腔热血洒在了祖国蓝天碧云间。郭沫若同志曾欣然命笔，赋诗赞誉：

杜凤瑞同志，你真是一朵鲜红的花！

你言行一致，永远服从党，听党的话，

你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和国家，

党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，长远无涯！

.....

杜凤瑞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激励着人民空军前进的新一代。用英雄名字命名的“杜凤瑞大队”，是祖国蓝天上一面火红的战旗。在这个大队里，英雄辈出，群星灿烂，我们从漫长的航程上，摄取了几个小小的镜头，呈现在读者面前：

大队长的“牛劲”

一九七九年初，春风带来了喜讯：在杜凤瑞大队当了四年多副大队长的徐传金，被提升为大队长。

他是杜凤瑞大队的第七任大队长。

一米七八的个头，地道的湖北大汉，壮壮实实，黑粗黑粗。

有个犟脾气，认准了的理儿，你就别想拗过他。大伙说他跟杜凤瑞一个样，干啥都有股“牛劲”。这不，上任不到半个月，就跟人家“牛”上了。

二月初，驻地一家工厂的团工委，要组织团员和青年来大队参观、学习。徐传金当上了接待参观人员的“首席代表”。戏怎么唱，团里来人交待过。再说，在杜凤瑞大队这也是轻车熟路，常有的事：人家“慕名而来”，你就照本宣科。可是，这回在布置接待会议室（也就是荣誉室）时，却掀起了一场风波。

几个同志正忙得不可开交，把大队过去得的奖状、锦旗通通翻了出来，往墙上挂着、贴着，英雄大队嘛，就得让人家瞧瞧样儿！谁知，这事被徐传金知道后，他三步两脚来到会议室，又是摆手又是嚷嚷：“快跟我起下来，起下来！八辈子的事了，摆什么阔气？！”挂旗的同志莫名其妙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面面相觑。“叫你们拿下来就拿下来呗！有本事，咱们以后自己争去！”徐传金硬是逼着把大小十几件奖旗、奖状收起来，装进箱子，送进了储藏室。

事情传开了。

有人说徐传金：“这家伙，有粉不知往脸上擦。”

徐传金说：“要是为了给自己涂脂抹粉，我就到湖北汉剧团演关公去，不当这个大队长了。”

一位老战友提醒说：“你冷静点儿，骄傲的帽子不好戴呵，同志——”

“骄傲？！”徐传金头脑里嗡的一声，心，颤抖了！骄傲，有啥值得骄傲的？心痛都来不及哟！徐传金打从来到英雄大队的第一天起，就想痛痛快快地干一番。可是，在“政治”冲击波冲倒一切的日子里，他徐传金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什么帽子好看，就往大队头上戴；什么词儿好听，就往大队身上安，尖兵罗，闯将

罗，先进呀，模范呀……一擦擦、一串串，简直成了个“万花筒”。实际情况又怎样呢？到现在——粉碎“四人帮”都两年多了，虽说我们狠抓了打基础训练，可是，“全天候”飞行员，一个没有；甲类飞行大队，不沾边！敌机来了，你能用一大堆花花帽子、好听的词句，把它打下来吗？对得起谁呀？

徐传金直觉得头发昏，脸发烧，浑身的热血在激烈地奔涌。他在心灵的深处不断地呼唤着一个名字：“杜凤瑞！杜凤瑞！……”

晚上，在大队全体人员会上，徐传金干脆把一切都向大家挑了个透明：“以后，花里胡梢的事谁也别干，咱们狠下一条心，拼上一条命，今年拿下‘三提纲’，达到甲类大队作战水平，明年搞个‘全天候’大队。英雄大队就得象杜凤瑞的样子，要对得起战友的‘在天之灵’。锦被盖鸡笼——外面好看里头空的那副花架子，让它稍息去吧！”

徐传金干的事不翼而飞，说的话不胫而走。有人说他“口气粗、牛皮哄哄”；也有人说：“嗯，杜凤瑞大队有希望了！”

人脑的录音机里，留着徐传金那虎声虎气的话语；时间的胶带上记录着他和大队飞行员们战九天、斗风雪的一幕幕生气勃勃的画面：地面准备，徐传金总是利用休息时间提前把自己的计划完成，然后一个个辅导飞行员，飞高难课目，他既要完成自己的计划，又要带飞新飞行员，工作量相当于别人的两倍，他没有一声怨言、一点倦色；部队要在一个新机场进行夜间复杂气象训练，地形复杂，空中地面条件都差，徐传金飞第一个架次；南方的七、八、九几个月，热得人喘气都困难，徐传金一次次地组织大队进行一等战备演练，身上的痱子连成了片，脚蹬的靴里能倒出水。他说，剑要在石头上磨，才能磨利刀锋，鹰要在风云中飞，才能练硬翅膀，不吃苦，不流汗，能提高战斗力吗！

几天来，徐传金的心里，一直在转悠着飞八机对抗性空战时，让熊大队长“咬了一口”的事。按规定，飞八机对抗空战课目时，两个四机各用一个无线电波道，在指挥所导演下，相互搜索对方，先发现目标者，报告指挥所，没有发现目标的四机一经得到改变波道的指令，就证明败了。昨天，徐传金和熊大队长各带四机跃马出阵，徐传金迅速先“敌”发现目标并报告了指挥所。谁知，还没一分钟，他的屁股却让熊大队长紧紧咬住了。

下了飞机，飞行员们和熊大队长争了起来：“我们先发现你，我们胜了。”

“你只发现了我，我却咬住了你，一炮就把你揍下来，你先发现顶个啥，这是实战练兵！”熊大队长得意地反驳着。

徐传金在一旁听着，没争没吵，只说了三个字：“下次看！”

又一个飞行日开始了。徐传金又和熊大队长对上了阵。起飞前，徐传金招呼他的僚机们“到时候眼睛盯着我！”两个四机先后起飞了。徐传金一进入空域，先来一个“沉底”，把飞机压在云中，接着一个跃升：“发现目标！”熊大队长的机群已暴露在他的左侧。他在报告指挥所的同时，向僚机命令“跟上来！”指挥改波道的命令一下，徐传金一加油门，驾驶杆一拉，四机昂头、仰飞，一个鹞子翻身，闪电般地钻到了熊大队长的屁股后面。

“熊瞎子，你跑不了啦！”……

下了飞机，徐传金乐悠悠地来了两句“江湖水，浪呀么浪打浪……”熊大队长气得嗷嗷叫：“戏还没唱完呢！”

第二个“百日安全流动红旗”评比会，正在团党委员会室进行。会上，对红旗是继续保留在杜凤瑞大队（第一个百日安全的流动红旗被他们夺得）还是评给三大队，发生了分歧。原因是，两个大队的总评成绩不相上下。有人发表意见说：“反正成绩差

不多，红旗已经在杜凤瑞大队，就不要……” “不、不、不……” 这个同志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徐传金打断了：“咱们赢得起，也输得起。这次红旗应该评给三大队。三大队比我们进步快！” 他停了停，接着说：“不过，我们大队党支部讨论过了，咱们这次把红旗交出去，下次可要再夺回来！” 说完，他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当大队长后得来的第一面红旗送出去了。人们赞叹地说“徐传金这股牛劲，‘牛’得实在！”

日历翻完一九八一年的最后一页。徐传金当大队长已有一千一百多天了。杜凤瑞大队不但成了“全天候”大队，还当上了部队的飞行技术、战术训练的先行官，在上级组织的比赛、演习、考核中，打了许多漂亮仗。在大队会议室里，又挂起了一件件新的奖旗、奖状，大大小小十几件，有军委空军、军区空军颁发的，有师、团党委机关赠送的，还有地方政府送来的。这一面面锦旗、奖状，是一个个闪光的标记，它浸透了徐传金和全大队同志的汗水和心血，它是一首首赞美诗，是唱给开创新局面者的志气歌！难怪谁见了谁都说好，谁见了谁都眼红。有人对徐传金说：“老牛，有你的！”

“这算什么，打下敌机来，那才算数！”徐传金这样回答人们。

你看，他还是那股“牛劲”！

“一个小小的胜利品”

一个飞行图囊打开了。一双粗壮的手从里面掏出一个叠得四方方的白纸包。纸包里珍藏着三颗浅黄色的小石子，大的象绿豆，小的似萝卜籽儿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珍珠玛瑙，也不是定情结亲的信物，小

石子怎么当宝贝藏进了飞行图囊？

一九七九年初，正在进行紧张飞行训练的飞行员朱银国，右腰部隐隐胀痛起来。航医带着他到医院化验、会诊、造影检查，确诊是肾结石。

“住院治疗吧？”医生问朱银国。

“住院？不！不！现在飞行正忙。”

“再忙，肾里有石头也得治呀！”

“现在还不碍事，我自己想点办法，能坚持。”朱银国向医生打了个招呼，转身走了。

在陆军连队当过卫生员的朱银国知道，肾结石是痛苦而又挠头的病，不是三天两天能治好的。他给自己作了个治疗方案：草药泡茶喝，每天跑三千米，边飞边治病。

从医院回来的当天，他从野外采来了三棵“车前草”送到卫生队，不久他就从药房提回了一大塑料袋干车前草。从此，朱银国的生活里多了一项内容：每天半茶缸草药，挑选、浸泡、过滤、冲服……车前草浸泡出的液汁，冲鼻的草腥，反胃的甜腻，闻一闻，都要皱眉头，朱银国却要天天当茶喝。星期天、节假日回到家里，爱人见他喝药时的难受劲儿，关切地说：“不能住院治疗吗？”朱银国说：“咱们飞行员有病，住院还不容易！可是，医院里没跑道，在那里泡上一年半载，说不定我老朱就飞不起来了！”是啊，朱银国眼见大家为了把战斗力搞上去，都在憋着一股子劲儿苦练精飞，几天就飞出个新课目，自己怎么能离开呢？无论如何要咬紧牙，跟上去！

不久，朱银国的娃娃出生了。把爱人和儿子从医院接回家的第一个星期天，老朱忙里忙外，不停手脚地折腾了一天。晚饭前，他把一碗荷包蛋送到妻子的床前，一弯腰，不由自主地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右手紧紧地按住了腰。爱人心痛地说：“看你，请几天

假，休息休息吧！”朱银国见爱人心痛的样子，赶快直起腰来，打趣地回答：“请假干什么？结石病不能休息。多运动，结石就下得快。这痛是好事，石头快下来了！”说罢，他轻轻抱起刚出生的宝贝儿子，乐呵呵地说：“小子，爸爸给你取了个好名字：朱志鹏。志气的志，大鹏鸟的鹏。怎么样？好小子，等你长大了，可以飞航天飞机喽！”妻子望着这父子俩，舒心地笑了。

这天，飞行前，朱银国尿下了第一粒结石。“结石打下来了。”他高兴得差点跳起来，连忙告诉别人。可是，两三天以后，腰部的胀痛却还没有消除。朱银国判断：还有结石。有结石就打！他又继续坚持吃药、跑步了。航医把情况告诉了领导，政委来催他住院治疗。可朱银国说：“马上要进入夜航飞行训练了。我们大队过了这一关，就是‘全天候’大队，这是我们盼望了多少年的事，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掉在后面，拖住全大队的后腿！”他恳切地央求政委：“放心吧，我能坚持。不行了我会告诉领导的。”政委握着他的手，叮嘱说：“千万注意身体。”并交待航医定期给他检查。

部队要上前线轮战了。朱银国是全大队年纪最大的飞行员，身上还带着结石，紧张的训练，繁重的战备，他能受得了吗？领导考虑再三，打算把他留下来治疗。朱银国哪里肯干，找到领导说：“我的病好多了，不碍事的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不为上前线打仗，我坚持飞什么？”他终于和战友们一道飞到了前线机场。不过，他悄悄地带来了好几斤干草药。

在前线的日子里，朱银国腰部胀痛明显加重了。怎么办？他除了坚持服药外，加大了运动量。每天凌晨四点半，在战斗值班线接收飞机后，他就穿着飞行服、抗荷衣、高筒飞行靴，全副武装地在值班线来回跑跳起来。飞行靴在水泥地上发出“咚咚”的响声，震得腰部阵阵作痛，他用手按着腰，咬着牙，一步一步，一

圈一圈地坚持着、继续着。“咚咚”的脚步声送走了天上的最后一颗星星，迎来了东方的黎明。

“叮零——”急促的战斗警报铃声划破长空，朱银国“咚咚咚”地迅速奔向战鹰，登机、进舱。接着，马达轰鸣，战鹰怒吼。朱银国和战友们起飞了，勇敢地向“战区”飞去。……近百个战斗值班日，几十次的战斗起飞，朱银国没拉下一次，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
“人心专，石可穿！”三年多的时间里，朱银国喝掉了十二斤车前草的药水，一颗颗结石打下来了，一个个飞行课目突上去了，七颗结石，换来了四十多个高难度飞行课目训练的好成绩，他成了“全天候”飞行员。他带着顽石，带着杜凤瑞勇敢、拼命的精神，高翔低飞，日夜参训，转场轮战，连续三年为人民荣立了三等功。他把三颗最大的结石捡起来，洗净、包好，放在自己的身边，作为激励自己前进的信物。他说：“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品，让它伴着我飞行！”

他，俨然象个战略家

这是副大队长吴子孝那双明亮的大眼睛，它紧紧地盯着电视荧光屏，把不断变换着的画面，全部摄进眼底：鹞式飞机从跳板起飞；飞速接近攻击目标的飞鱼导弹；炸碎舰舷的“谢菲尔德”号倾斜欲沉……

这是吴子孝的房间：墙上挂满了有关外国飞行员训练的各类图表，案头、床边摆着一摞摞《航空杂志》、《外军资料》、《外国空军资料》、《攻击高度4000米》等刊物、书籍，宿舍简直成了“资料室”……

吴子孝一双闪着智慧光亮的眼睛，不停顿地在书本上寻觅、

探索和摄取，一杆勤奋的笔，不断地在手中游动，一个现代战争的重大课题在他头脑里孕育着、思考着，很快化成一行行娟秀的字迹：《从马岛战争中的空战情况看我们现有歼击机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、战术特长》。

人们都说吴子孝是杜凤瑞大队的“智多星”，他有一个用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起来的头脑，有一双透视未来战争的眼睛。果然名不虚传。上飞行理论课，他能深入浅出地讲着飞行包线、流体力学、飞机、发动机的原理、性能；在飞行现场，他能及时地帮助飞行员们解决一个个技术难点；给飞行员们辅导演算的公式、习题，连文革前毕业的老高中生也直叫“深奥、深奥！”；讲起现代空战的战术、特点，更是头头是道……

他是名牌学府造就的高材生吗？不！他是“自修大学的”博士。他入伍前只读过四年书。一九六九年，吴子孝刚进航校时，面对一大本一大本航空理论书上满篇的公式、定律、外文字母，心里直犯难：“这可怎么学呀？”

说也巧，他学飞行的航校，正是培养过空军英雄战士杜凤瑞的航校。在英雄生活过的地方，到处能听到英雄的故事。冬晨，教员来到吴子孝的宿舍，指着凝满了水汽的玻璃窗说：“从前，杜凤瑞每天起来，都用手指在上面画座舱图。……只认识三百多个字的杜凤瑞，从这里开始，攻下了深奥的飞行理论，凭着勇气和良好的飞行技术，为祖国建立了功勋。”

吴子孝记住了教员的话，懂得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。他从航校到部队，从飞行员到副大队长，十三年如一日地走着一一条艰苦的自学之路。他从周围的飞行员到机关的干部战士，从老战友、老同学到自己的爱人，到处拜师求教。还在谈恋爱时，他把数学习题写在情书里，请恋人帮他演算。他向恋人索取的第一件礼物，竟是一套中学数学教科书。

今年初，吴子孝回浙江宁波老家休假。到家那天，爱人给他提了三条要求：把长年放在幼儿园的儿子接回家跟爸爸过一个 月，这一个月里，自家起火做饭（爱人长期在别人家搭伙），改善改善生活；星期天，一家三口去爬爬“天封塔”，游游“保国寺”……。三条要求并不高，但对吴子孝来说，却是一件大难事。他望着妻子，解释说：“现在，我们的飞行进度很快，许多新的理论和知识要研究，很多高难度课目要飞出来。我现在是教员，是副大队长，回去就得给大家讲课，哪有时间……”妻子抢过话去，娇嗔地说：“升官了，架子大了，对吧？！”吴子孝请求谅解地嘻嘻笑着：“你这教数学的老师，还得要收我这个学生，帮我解题哩！”

在还充溢新婚气息的卧室里，乳白色的日光台灯，照着这对刚刚相聚的牛郎织女。夫妻俩交首顶额，一个在精心演算习题，一个在旁指点。这是吴子孝每次休假的“必修课”。借助妻子的帮助，他已学完了初中数学的全部课程，写了二十多万字的学习笔记。现在，他开始学习高中的课程了。吴子孝从笔记本上抄了一道习题，两口子在草稿纸上，翻来复去地演算着，可是算了好一阵子也没有得出答案。吴子孝把题抄写清楚，交到妻子手里，请求说：“你明天带到学校去，请别的老师帮助算一下吧。”妻子把它叠好夹进了自己的备课本。可是，第二天，等妻子下班回来，高高兴兴地把答案交给吴子孝时，他自己也把做好的习题拿了出来。第三天是这样，第四天又是这样。妻子生气了：“人家在学校挺忙的，你还故意逗弄我。这几年，你写恋爱信，还要人家做题目。你……，再不给你带题目了。”吴子孝忙解释说：

“我哪里是逗你，我是考自己。我把以前没做出来的难题目，让你一天带一个到学校做出来，我规定自己在你下班前也一定要做出来。等你的答案拿回来一对照，不就检验了吗？一天一个，十

天十个……我这肚子货不就多起来了！”“你呀——”妻子把小提包“啪！”丢到吴子孝手里，俏皮地说：“给老师挂好。”

“哈哈——”笑声飞出了“洞房”……

这次，吴子孝休假一个月，他妻子给他带题目请教别人，就有二十多次，他自己整整学了二十五天的数学，演算了几百道题，用他爱人的话说：“草稿纸可以做一个枕头。”

……

明亮的飞行教室，黑板擦得干干净净，全大队飞行员坐得整整齐齐。吴子孝走上讲台，那双深沉的眼睛，扫视了一下全场，翻开讲稿：“我今天讲的是从马岛战争中，看我军现有装备和未来战争……”他举战例，讲原理，列公式，分析、比较、引证、归结，侃侃而谈，确是个饱学的智者，又俨然象个大战略家……

蓝天洗翅

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六日。这天，杜凤瑞大队年方二十一岁的雏鹰王思亮，在万里云天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，给他坚硬的翅膀，又淬了一次火。

下午两点十分。王思亮驾机飞入某一大湖面上空，在离湖面二百米的高度上，进行低空课目训练。

突然，飞机“轰——”的一声巨响，在晴空打了个霹雳，巨大的冲击波，震得湖面上的渔帆唿扇、唿扇，惊呆了撒网的渔民。

飞机机翼倾斜，高度下降，歪歪扭扭，象漩涡中的一叶孤舟。座舱里，右发动机的温度表、转速表在急剧下降，指示飞行速度的空速表指针在急剧跳动，驾驶杆猛的倒向右边……飞机发生了严重故障！

机场塔台上，指挥员把话筒紧贴在嘴上，呼喊着小王的代号

“301 301 ……”没有听到回答；雷达天线在焦急地转动，最优秀的操纵手、观测员上了机……，没有找到目标。

起飞线上，一百多双焦灼的眼睛盯着蓝天，一颗颗焦急的心，在紧缩、紧缩……

太危险了！高度才百多米，过去飞行中还没有碰到过这种险情，小王他处理得了吗？

多好的一个飞行员啊！

——他，学飞还不满六年，在全师是最年轻的一个“全天候”飞行员。虎虎实实的个头，加上一个争强好胜的脾性，天不怕，地不怕的，浑身充满活力。

上星期六，大队跟团直进行篮球比赛，输了一分，团长给他开了个玩笑：“王队长（王思亮是大队篮球队队长），咱们老年队要不是让着点，怕不止赢你这一分哩！来，刮个鼻子吧！”这下可好，惹出麻烦来了。小王本来就不服输，团长这一说，等于火上浇了油：“你刮吧，刮完了再打半场球，如果我们再输了，一分刮我十个。”队员们都走了，小王硬是拉着团长，在半拉球场上干开“单个教练”，你冲我撞，煞是了得。要不是有人把团长叫去开会，他俩还真不知谁刮谁的鼻子哩！

飞夜间复杂气象，他的耳朵鼓膜压得很厉害。每个起落，都得用麻黄素滴鼻。最后，鼓膜给压穿了孔。下了飞机，他捏紧鼻子，使劲鼓了一口气，痛得他使劲咬着牙齿，但听到耳膜“啦啦”地漏气了，他倒高兴得一蹦，叫起来：“这下好了，以后飞啥课目再也不怕压耳朵了！”航医知道后，用窥镜一看，鼓膜红肿，劝他休息一下，晚上别飞了。这小子一听，火了。冲着人家航医说：“你别干那个缺德事，报告领导，撤了我的计划。当飞行员的有几个不过这一关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飞完今晚的起落，我就是‘全天候’了。你给拉下来，我要恨你一辈子的。”

弄得人家航医没办法，只好给他上好药，让他飞去了。第二天，他给航医送苹果去了，表示感谢嘞！

.....

此刻，小王正在湖面上空顽强地搏斗着。当他听到飞机发出异常响声，各种仪表指示错乱、飞机突然失控时，他迅速断定：右发动机空中停车。他清楚地知道，发动机是飞机的动力，右发动机停车，动力就减少了一半，各工作系统也瘫痪了一半，自己的高度只有两百米，只要几秒钟，飞机就可能坠入湖底。“不！”他心里说，“只要一有希望，我也要飞回去！”他左手“咔”的一声，关死了右发动机油门，右手使劲地向左压杆，努力克服飞机的偏转力矩，保持飞行状态；接着又用力拉杆，利用飞机的余速，爬高、上升、脱离水面。

“30！30！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……”塔台指挥员仍在一声接一声地呼叫。

在此同时，王思亮也在向塔台喊话。但他离机场太远，飞机高度低，无线电通话受阻，雷达也发现不了……王思亮驾驶着“半身不遂”的飞机，象萧瑟秋风中的一片落叶，上边，云天茫茫，下边，湖水无边，稍有不慎，就会机毁人亡，葬身鱼腹。但是，他并没有恐惧、惊慌。他心不颤，手不抖，全神贯注地操纵飞机。他把飞机拉到五百米高度，脱离水面后，立即进行空中开车。但是，没有成功。“用一台发动机也要把飞机飞回去！”小王下定了决心。他用力拉杆爬高，六百米、八百米、一千米……但，终因发动机推力不够，飞机上升到一千米后，再也上不去

了。

无线电通了。传来团长果断的指挥。

小王采取特殊操纵方法，驾驶着“半瘫痪”的飞机，向机场方向飞去。